

書叢社風天

夢的婚新

著 翼 雲 胡

行印局書智啓

1928

浮生若夢

卷

送給我的：

卷

卷

本書謹致敬於亡父
週年紀念之靈前

MG
I 234.6
508/2

天風社叢書

新
婚
的
夢

胡
雲
翼
作



3 1763 9884 4

本書作者的其他編著

1. 宋詞研究（中華，現已訂正三版）
2. 唐詩研究（商務）
3. 宋詩研究（商務）
4. 中國文學評論（北新）
5. 西冷橋畔（北新）
6. 唐代的戰爭文學（商務）
7. 詞的小史（商務）
8. 中秋月（光華）

（以上2.3.7.在印刷中）

題記

我不是一個作家，更不敢自詡是革命文學家。這個話我在西冷橋畔的卷首曾經說過，在這裏又重說一次。我總希望這本新婚的夢出版時，評論者再不要當我是個革命文學的提倡者才好，因為我不配。

這個劇本原是爲中央大學無錫中學女生勵精會的排演而編的。我於戲劇，本是外行，但承她們的好意要求，不能不編。

我記得是去年冬天費了三四個深夜寫成的，因爲白天沒有時間，只好在深夜的冷悄的黯而且淡的電燈底下亂筆的寫，隨寫隨印，連寫看一遍的

機會都沒有。草率寫成，結果是這樣的壞！

拙著實在是『拙』，真的，一點文藝的價值也不會有；但在表演上，似乎是不可能的。

勵精會的諸君，因為求預演的方便和觀衆的了解起見，曾經要我允許他們油印一百本發賣，定價一角，但當時的劇名乃叫做血鐘。

其實，血鐘還不是最初的劇名，最初的劇名是叫做洞庭秋，約定和西泠橋畔一起在北新書局印行的。只因我懶着修改，始終不曾付印。現在爲了窮困，賣給啓智書局出版，改名新婚的夢。

胡雲翼識於上海灘上

十七，七，十三。

劇中人

馮新甫——年約二十餘歲的革命黨領袖

何蘭若——馮新甫新婚妻，年齡與新甫相若

老太太——馮新甫的老母親

盧瓊英——革命黨員，模範小學教員，年二十歲

楊縵真——革命黨員，模範小學教員年二十餘歲

李合林——馮新甫母舅，年五十餘歲

秋兒——馮新甫幼年的姪

翠珠——馮宅的婢女

李松——模範小學工役

田永杰——革命黨員

張志先——革命黨員

張占奎——兩湖巡閱使，年約四十歲

日領事——年約三十歲

顧施真——外交官

羅文定——外交官

革命黨員——三四人

仕紳——三四人

馬 弁——十餘人

學 生——十餘人

第

一

幕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十五年

地點：湖南岳陽

背景：幕中鋼琴聲作，音調淒涼，幕開——

一間很雅緻的客室展開在觀衆的面前。不，與其說是客室，不如說是書房更覺合宜。兩座書架和鋼琴鼎足而三的佔據着房間的三面，中間一座寫字檯，幾張沙發零亂地擱着。鋼琴的壁上掛着馮新甫父親文愷先生的遺像，這是誰也知道景仰的爲辛亥革命犧牲的大革命家。何蘭

若剛剛彈了兩折浪淘沙，覺得太傷感了，她一想自己還是新婚的人兒，那戀愛的滋味又輕輕地迷迷地浮在她的心頭，立刻換了一個很曼絕的調子。

鋼琴對面書架的外側，應該還有一個扇門，不然盧瓊英何以能夠躲在那兒聽了何蘭若彈唱完了三曲歌，忽然輕輕的跑過來蒙着蘭若的臉呢？

何蘭若 誰哪？

盧瓊英 你猜猜我是誰？（故意裝作男性的聲音，但不像樣）

何蘭若 誰呀？新甫！不是，不是，一定是秋芳。

盧瓊英 我是新甫？咳！連自己丈夫的話都聽不真了？

何蘭若 不是喲！唔，是瓊妹不是？該死的——

（蘭若反手捉着瓊英，瓊英笑着放手，各人整整頭髮。）

盧瓊英 咳！連我也不認識了啦。不錯，俗語所說「見新忘故」，有了愛人，

連朋友也不要了，真是「世風日下，人心澆薄」！

何蘭若 你從何處見到我不要朋友了？快說，不說我要獾你的嘴。

盧瓊英 不是嗎？你不是心中，目中，口中，鼻中，手中，腳中，……只

有個新甫嗎？怎麼連我的聲音也辨別不來了？

何蘭若 誰叫你裝作那種怪聲呢？

盧瓊英 原來裝作怪聲，便是姐夫的聲音，真是長見識，我剛才知道姐夫

是一種怪聲呢。（拍掌）那末，人怪聲才怪，聲怪人亦怪，姐夫是

怪物，姐姐不變成怪物之妻了？

何蘭若

人家是說你不該故作男性的聲音，使我疑是他——小嘴真利害，

讓我猜起你來，莫囔又着好姐姐，討饒了！

盧瓊英

你說「疑是他」，誰是他？他是誰？是指他？是指她？還是指牠？

要說是人字傍的他，那末男性多的很，你怎麼一定說是新甫？要說是女字傍的她，那末，小妹盧瓊英也是這個她的屬性裏面，你怎麼不猜着？要說是物字傍的牠，那末，你又有指姐夫為怪物的嫌疑了，可不是？——咳！動不動就是他，他，他。誰不曉得是他？但他是有名有姓的馮新甫，你怎的不會喊，除非證明你是啞巴。你一定要左一句他，右一句他，人家聽了既覺得肉麻，又要

疑新甫姐夫是無名無姓的物傍的牠了。我說姐姐，一個無名無姓的物傍的牠不是怪物是什麼？

何蘭若

好，妹妹不知道是什麼，讓我過來告訴你什麼。（走過來，作要貓狀）

盧瓊英

（搖手）好姐姐，不要貓我，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方法。假如你一定不叫新甫而要叫「他」，最好是姐姐快點生個小孩，取名狗兒或豬兒，那末，你一叫狗兒的爸爸或豬兒的爸爸，我們便知道是指新甫姐夫了。以後我也不必叫姐姐，只喊狗兒的母親便行了。或更省喊作母狗，那不是更簡單便了？（瓊英說到這兒，已忍不住笑，蘭若捉着她急搔她的癢處。）

何蘭若 看你討饒不討饒？

盧瓊英 討饒！討饒！好姐姐，妹妹再不敢了！

何蘭若 (放手) 真是，長到這麼大了，還儘愛淘氣，難道要等着愛人來教
你不成？

盧瓊英 什麼是愛啲，我纔不懂呢！

何蘭若 真的不懂嗎？我要把纓真和你捉在一起便懂了。

盧瓊英 (正色) 姐姐錯了，難道兩性做朋友要好一點，便算戀愛嗎？我誠
然不能瞞住我和纓真的感情，我愛他的天真和熱情，我愛他的氣
宇軒昂，我愛他的聰明和才華，我尤愛他的一種不可嚮衡的英俊
之少年氣。可是這就算戀愛了嗎？老實說，現在中國的青年的職

務，第一句話是革命，第二句也是革命，第三句話也只有革命，實在談不到戀愛，（說時忽覺失言）——除非你和新甫這樣的愛情才可以呀！

何蘭若

說得多麼漂亮！一邊說現在中國的青年談不到戀愛，一邊又說我和新甫便可以戀愛，不曉得是那裏學來的邏輯？我倒要請教了。真是，妹妹人越長大了，話也越發會說了。

盧瓊英

我的意思是說，現在中國一般殘薄卑怯的青年，起初是口口聲聲喊着革命，及至有了戀愛，便沉溺于靡靡的生活裏面，把革命性完全喪失了。難道革命是爲着戀愛的嗎？我一方面覺得這些青年，見解淺薄的可憐，同時又覺得他們意志淺薄得可恥！還有許多人

利用革命的美名，來做他個人戀愛的幌子，以欺騙異性，那簡直沒有人心了。咳，這些人，我恨不得寢其皮而食其肉。——但是你和新甫，有你們革命史做證明，可以說是鐵的革命性，自然不會爲戀愛所轉移，戀愛反能促進你們倆的革命性呢！姐姐，你說是不是？又那裏不合邏輯？

何蘭若（默然）……………

盧瓊英 怎樣不答話，想什麼？想誰？

何蘭若（一笑）怎樣不答話，想什麼？想誰？

盧瓊英 你說怎樣？

何蘭若 你說怎樣？

盧瓊英 難道你不會說話嗎？只會學我的舌。

何蘭若 難道你不會說話嗎？只會學我的舌。

盧瓊英 你再學一句！

何蘭若 你再學一句！

盧瓊英 你這個騷丫頭，要我來裂破你的嘴，才知道利害！

何蘭若 你這個騷……（她說到這裏已笑不可仰了，瓊英用手來捉她的嘴，奴婢翠珠剛好進來。）

翠珠 少奶奶，綺華昌送新衣來了

何蘭若 （斂着笑容）拿進來！

翠珠 是，少奶奶。（退出）

盧瓊英 縫的什麼衣？

何蘭若 衣就是衣，何須你問。

盧瓊英 原是不須我問，你的衣服只容姐夫問，是不是？老實說你不容瞞

我，我早已知道這是你們預備去蜜月旅行的衣服了，咳！什麼希

奇，蜜月旅行誰不有一個？

何蘭若 原知你和縵真不久將有一個。

（瓊英似要說話，還沒說出，翠珠擎衣進來）

翠珠 衣，少奶奶。

何蘭若 送衣來的人怎樣說？

翠珠 他說先送一件來，讓少奶奶試試合不合身，合身呢，便一起照這

樣子做了。

何蘭若 討厭，又要試什麼？（一壁說，一壁試穿）

盧瓊英 怎樣不試？不好好打扮起來，將來怎能和西子去爭勝呢。李易安的詞說：『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這幾句詞不料竟作了你的寫照。

何蘭若 不要再討厭了，你看究竟合式不合式？

盧瓊英 我怎樣知道合式不合式？你只能問新甫去說：「妾身郎抱慣，尺寸細思量」。我何人呢，又不是慣抱你的郎，那能思量你身材的尺寸？

何蘭若 （生氣）誰叫你思量？曉得你思那人已經思得不得了，誰還敢叫你

思量我的衣服？難道你沒有眼睛，不能看嗎？

盧瓊英

（頓着腳，故意氣蘭若）看！看！看！合式！合式！合式！合式！

何蘭若

翠珠，你看短不短？

翠珠

一點也不短，少奶奶！

何蘭若

（脏下）那管牠許多，橫豎只是這麼一回事，就這樣做好了。拏去，翠珠，其實宇宙間有什麼事完全稱心的？唉！

盧瓊英

怎麼？姐姐，你倆新婚燕你呢，怎麼說出這樣頹廢的話來？也許是太高興了，要說點酸話來風涼風涼是不是？我想你應該振作些

，拿出兩年前在學校裏那種一往直前幹的精神來，我還打算介紹

你進我們的……黨呢。

何蘭若 唉，什麼黨不黨！

盧瓊英 你……

（話還沒說出來，外面喊門聲正厲）

□□□ 開門！開門！

何蘭若 誰哪！

□□□ （厲聲）咱們戒嚴司令部！

□□□ 老吳，好好的準備，不要走漏了一個狗黨。

□□□ （很急的捶門）開門！開門！管牠三七二十一，咱們打進去！

□□□ 打！打！

何蘭若 （戰慄）妹妹，怎樣好？

盧瓊英

走，走！有側門沒有？

（盧何倉忙退下，幕閉）

第一幕 第二場

時間：隔第一場約一分鐘

地點：同前

背景：略同前，座上添馮新甫與楊縵真，馮在靜默地看報。

何蘭若（喘氣不定）唉唉！幾乎把我們嚇死了，不料是你們兩個！

盧瓊英（急說）兩個，兩個什麼？一個是縵真，那一個呢？那一個是無名

無姓的怪物不是？

何蘭若 瞎說！

楊縵真 你們女子，總是胆小，比毛鼠麻雀兒還要胆小，我和新甫原是想試試你們所謂新女性也者的胆子如何，不料只聽了一點厲害的聲音，便溜之大吉。

盧瓊英 也好，這是我們逃亡的預習。

楊縵真 「逃走」也許是女性天生的本能？又何必預習呢？不過，從前「三寸金蓮」的纏足習慣，把你們這種本能抑壓住了，現在可是解放了，所以你們恢復了固有的本能會逃走了，是不是？

盧瓊英 咳！嚇了人不算數，你還有話說，好，你是個胆大的好漢，那末軍警來捉你，你一定不走，讓他們好好的捉了去吧？

何蘭若 老實說，若不是看着瓊英妹妹的面上，縵真，我一定不會饒你的

了。

盧瓊英

什麼鬼話？誰要你看在我的面上？你們說的話都是失掉了良心呀

，我真替你們可憐！

楊纓真

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可憐？這纔是鬼話呢！站在「革命的道德」的

立場看，是根本不容許這些卑怯的話。

何蘭若

什麼是「革命的道德」，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新穎的術語，倒要請

教了。

楊纓真

你要請教，便得先叩頭，執弟子禮才是。

何蘭若

豈有此理，拜師也得人家情願，那有自薦爲師的？真是大不識羞
了。

(翠珠進來)

翠珠 少奶奶，老太太回來了。

何蘭若 哦，老太太回來了嗎？(高興極了)讓我到門口去接她老人家。(

蘭若翠珠跳着同下)

楊縵真 新甫，新婚宴爾之樂樂如何？忘記人間的一切了吧。

馮新甫 (擲報而起) 唉！

楊縵真 「唉」什麼？太高興了不是？聽說你不久便要同着愛人去度蜜月了

，西湖的山光水色，將點着你們的新夢更加有趣，艷福可不淺呀

！但是，你不能忘記，有了大多數民衆的痛苦和不幸，才特別的
烘托出你個人的幸福來。

馮新甫 縵真，你也不了解我嗎？我實在不能忍受你的諷刺了——可是，

我什麼都說不出，只要一看見了我母親慈祥的微笑！

盧瓊英 但是，你也要曉得，我們那些黨人的生命，已經很危險的攔了在危崖上，民衆的生命又攔在了我們黨人的雙肩上。

楊縵真 況且時局的消息一天一天的不好了，正是我們準備着血運動的時候，沒有你誰能主持這方面的全局呵！

盧瓊英 是呢，可以沒有我和縵真，但是不能沒有你。

馮新甫 (決然)好，我決計消滅這次密月的虛夢，——唉！

楊縵真 一切都得你去指揮，記着不要忘記了，今晚上的秘密會議呢。

何蘭若 (突然走來)秘密會議？(驚訝，尋復常態，)呵，什麼會不會，老

太太回來了呢。舅舅也來了。

(老太太與李合林翠球上)

馮新甫 媽媽！舅舅，你好！

李合林 還好，新甫。

楊纓真 老太太晚安！

盧瓊英 老太太晚安！

老太太

哈哈，真熱鬧呢，原來楊先生和盧小姐都在這兒。你們都還好？請坐，請坐，常見面的人不要大客氣才是。新甫是不大懂禮的。

二舅舅也請坐吧。我也得給你們介紹介紹：(指着瓊英)這是盧

小姐(指着纓真)這是楊先生，(又指着合林)這是新甫的二舅

舅季先生（互相點頭坐下）說來也好笑，像我這樣舊式的人，那裏懂得你們什麼新式的介紹禮節，新甫這孩子又不大和我說這些話，還是我的新媳婦蘭若告訴我的哪。蘭若，好孩子，到媽媽這裏來。

何蘭若
媽媽！

盧瓊英
老太太今天真高興呢。

老太太
我嗎？真是高興。他們說我今天太高興了，恐怕我回家來寂寞，新甫的舅舅特地送我回來。却不知道你們都在這裏，更熱鬧了。春兒那裏去了？怎麼這樣晚了還不回來？

何蘭若
春兒嗎，他今天因為媽媽不在家，老是悶悶不樂的，早早睡覺了呢！

老太太

這孩子一刻也離不開我，睡覺倒罷了。二舅舅你說，我這一向太高興了是不是？想起來真是好笑，於今新甫也長得這末大了，記得他爸爸黃花崗殉難的那年，他比春兒還小呢，十幾年光景居然長得大人樣子，妻子也娶了。只是這孩子少年氣太盛了，做事太輕浮，這是我時常放心不下的，你說怎樣，二舅？

李合林

（點首）少年人總免不了這種毛病。

老太太

對哪！我們年紀大幾歲的人見解總差不多。唔，我倒忘記了，新甫，你的舅舅有些不舒服，你陪他到書房裏去躺躺吧。

李合林

躺躺也好。

（新甫伴李合林下）

老太太

我看新甫倒沒有蘭若的穩重。我生平最大的恨事，就是沒有女孩子。蘭若來了，使我這一大把年紀的人，重新回到少年時代所不曾感過的，母女之愛去。真是謝天謝地，我居然能得這樣一個好媳婦。今天在他舅舅家裏談起，新甫的舅母還在嫉妬我呢！盧小姐你說我怎樣不高興？我真被高興醉倒了，天天只是笑，只是快活，新甫的舅母便說我太高興了，怕生出病來。

盧瓊英

有老太太這樣的福氣，自然要高興哪。說不定喜上添喜，老太太明年又有孫兒抱了。

何蘭若

臭丫頭，誰要你說話！

盧瓊英

老太太叫我說我才說呢。要不是和老太太說話，你一次生下十二

個來，我也不希罕說。

何蘭若
還說！

盧瓊英
說了又怎樣？難道老太太寵愛你就得上天嗎？一胎生十二，兩胎生二十四，三胎生三十六，怎樣？說了又怎樣？

何蘭若
唔！縵真，你看瓊英這樣侮辱我，你還不罵她？

楊縵真
奇怪，你們吵架，干我什麼事？又牽扯到我的身上來了。真是城

門縱火，殃及池魚！

老太太
哈哈，你們少年人都是太小氣，這有什麼要緊的話，值得這樣大

爭大鬧。蘭若要做小孩子的母親，盧小姐還不是也要做小孩子的母親，不過遲早間罷了。我看盧小姐越來長得標緻了，將來應得

選一個乘龍快婿才好呢！

盧瓊英
(含羞不語)……………

何蘭若
媽媽，你老方替我爭着這一口氣，我要給你老叩頭。不然，這臭丫頭憑着一張利嘴，真要飛上天了。

盧瓊英
好了，好了，從此什麼話也不敢說了，像我這樣得不着老太太寵愛的人！

老太太
哦，我又何嘗不是和蔣蘭若一樣的疼盧小姐的呢？只怕盧小姐有別人疼，不要我疼呀。

盧瓊英
有老太太疼我便好了。

老太太
(自語)唉，真是，老了才不中用呢，只多說了幾句話，便口裏渴

得要命，翠珠，給我倒杯茶來！——唔，我倒忘記問你了。翠珠，今天綺華昌送了衣來給少奶奶試樣沒有？

翠珠 送來的，少奶奶已經試過了。

老太太 合不合款式？合不合你的意！孩子？

盧瓊英（搶着說）真是做得時髦呢，再合式也沒有了。我也想老太太替我做一件哪。

老太太 只要你不嫌棄，我也願意給你做哪。其實，這種華艷的衣服，我實在不高興。二十年前那裏有這多花樣呢。現在時代可不同了，男女們不穿華艷的衣服倒是例外。我想，他們去蜜月旅行，也得穿皇麗一點才好。新甫的舅舅倒說我老了，心思反變新了，專愛

選顏色好看的料子。哈哈，若不是替你們年輕人選顏色，難道我這樣一把子年紀的人，還穿花衣不成？

盧瓊英（笑）老太太也可以穿呢。

老太太

哈哈，老了，老了，穿起花衣來不被人家罵作老妖怪？我說，盧小姐，現在的新花樣真多，又什麼蜜月旅行？這些名詞我從前聽也不會聽過。我想，兩個人跑到一塊陌生的地方去，也沒有什麼意味。不過，既然他們倆都願意，我也是高興的。只是這一向來，忙着爲他們結婚咯，又忙着爲他們預備去蜜月旅行咯，忙也忙夠了。本來我可以不去經手這些事的，又怕做了他們不喜歡，所以不放心。譬如做衣服一項，什麼我都經手問過，新甫的二舅

笑我自討苦吃。我真是自討苦吃，但是我高興，說不出的高興！

盧瓊英 老太太這樣嬌養她，她更要上天了。

何蘭若 話是不錯，只是不該由你這個壞丫頭的口裏說。

盧瓊英 好，好，好哪，這樣得寵的少奶奶，誰還敢側眼說個『不』字呢。

楊縵真 你們兩個才是小說家所謂，不打不成相識了，一見着便是吵得不得了。

老太太 不是說什麼偏心話，蘭若這孩子是她自家好，我倒不曾嬌養她。

新甫反不如她待我好呢。雖說來到我家裏只有十來天，我已經捨不得離開她了。舅母要留我在她家睡，我死也不肯，定要回來。

我現在每天晚上沒有蘭若給我講幾個故事，我睡也睡不着呢。只

是昨晚講的什麼五卅慘案太悲慘了，我一合上眼，便見外洋人惡狠狠地用刀槍殺過來，殺得那些可憐的少年們血流滿地，小孩子們啼哭叫號！我也氣忿了，不管牠槍林彈雨，衝上去，一彈便向我打來，我驚喊一聲，原來是南柯一夢。孩子，今晚可不要講這樣可怕的故事了。

（這時隱隱地聽着外面淒慘的賣報聲）

何蘭若 我今晚要媽媽講點故事給我聽呢！

馮新甫 （從裏面奔出）呵呀！外面在喊什麼？

（似乎是童子的聲音，喊着賣血報！）「血報！」

楊綬真 哦，什麼血報？那裏來的血報？

盧瓊英 你們細聽，喊聲多麼悽慘呀！

馮新甫 哦！一定有什麼可驚的變故了，血報二字是何等駭人聽聞的可怕的警告！讓我去買張來看看。

（新甫下，外面的喊聲更悽然了）

老太太 唉！可憐，可憐，我聽到這種聲音，忽又悲起新甫的爸爸在廣東殉難時節的景象，哦！可怕的喊聲！

何蘭若 你靜些吧，媽！

楊縵真 唉！恐怕又是血鐘響了吧。

老太太 我心頭跳得厲害，孩子，怕不有什麼禍事臨到頭來？

何蘭若 媽媽！

(新甫帶報倉忙上，外面悽切的喊聲又作了)

馮新甫 唉唉，完了，一切都完了。(說完倒在沙發上)

楊縵真 (失驚) 怎樣？

老太太 究竟是怎樣呀，新甫？

馮新甫 (喘氣) 唉唉，長沙又大屠殺了，……學生工人殺死百人以上，……

……受傷的不知多少，不知多少……！(說罷，倒在沙發上)

盧瓊英 (悲憤) 咳，我們死了一個又來一個，死了一個又來一個，他們的

刀槍總有不能用的時候。

老太太 呵，可憐死了這麼多的學生，新甫，你的弟弟仲甫呢？他不是

長沙半個月沒有來信了嗎？

馮新甫 (慘笑) 媽媽，你問仲甫嗎？仲，仲，……仲！……

老太太 孩子！

馮新甫 媽媽！

老太太 新甫，你瘋了嗎？

馮新甫 媽媽，我沒有瘋。我相信仲甫一定不會有什麼不幸，他很安心的在學校念書呢！哦，三弟，我親愛的三弟！

老太太 新甫，你不要這樣，像你爸爸的樣子，喲，我又想到廣東殉難的景象去了，真是可怕。

何蘭若 媽媽，有什麼可怕的，孩子在這裏呢。

(翠珠引工入李松慌張上)

李 松 呵，楊……楊先生，盧……盧小姐，不……不好了，不好了！

盧瓊英 什麼事，這般急的？慢慢說呢！

李 松 盧小姐，剛才學校來了一些兵，說是奉了什麼師長的命令，有萬火

急的要事要見校長。我說校長教員先生都不在家，他們胆敢不講理，把校牌都打掉了，請楊先生和盧小姐快點回去，快，快點回去！

楊纓真 咳！這是預料得着的一天。也好，瓊英，我們回去看看吧。老太太，我們失陪了。

老太太 恕我不遠送啦，楊先生，盧小姐，沒有課常來坐坐呢。新甫和蘭若在家也沒有什麼事。

盧瓊英 好的。新甫，記着晚上十二點鐘哪。蘭若，再會。

何蘭若 再會！

楊綬真 再會！

(楊盧同下)

老太太 新甫，盧小姐剛在說什麼十二點鐘的話？

何蘭若 人家十二點鐘有秘密會議呢。

馮新甫 (苦笑) 蘭若！

老太太 (向着蘭若，) 孩子，你說什麼？

何蘭若 (一笑) 沒有什麼，他們十二點鐘有一個跳舞會呢！

老太太 青年人總愛這些花樣，什麼跳舞，袒着胸哪，露着臂哪，我却看不上眼。

李合林

（李合林穿寢衣自內出）

新甫，我有幾句話和你說。本來我是倦得要睡了，但一翻案頭，看見你一篇火熱的檄告中國青年，我再也躺不着，一直等到現在客人走了，我才有機會和你說。其實，我們這樣老朽的人，怎能夠管得着你們少年人的見解，不過，心所謂危，不能不說罷了。你文章裏面的話，都是千對萬對，我五體投地的佩服，不敢放一個屁。只是理想和社會總是兩樣，無論什麼好理想，好名詞，一到了社會，沒有不腐化，惡化，被人利用的。革命，神聖的革命，說得多麼好聽。可是，我們睜開眼睛看看，自從辛亥革命以來，接着二次革命，三次革命，貪官污吏也喊着革命，土豪劣紳也

喊着革命，現在，革命的成績在那裏呢？這還不是我要說的話，我最怕的是你又重蹈你爸爸哥哥的覆轍。別的不要說，你只看看你多災多難的媽媽，只看看你風燭殘年的媽媽，自從來到你們馮家，那一天不在艱難痛苦裏過活？……

老太太

唉，二舅，往事何必重提喲！

李合林

（咳了一聲，續續說）尤其當你們爸爸和哥哥殉難以後，家無壯丁，室無貯積。新甫，我問你，是誰保存你的一家？是誰撫養你們成人？不要說什麼孝道，也不要說什麼報恩主義，我想，新甫，你總不願意曾經為你父兄吃盡千辛萬苦的老態龍鐘的媽媽看着她的愛兒去流血吧。你媽媽一生的辛苦究竟爲的是誰？國家沒有你

不見得就亡國；民衆沒有你，不見得全會犧牲；你媽媽沒有你，便不能安慰她的晚年了。新甫，聽我的話，也施點可憐於你僅有風燭殘年了的媽媽罷。（說罷淚下）

馮新甫

舅舅的話，我怎願不聽呢？冷呀，快點進去睡罷！我聽舅舅的話。

老太太

唉，新甫這孩子別的倒沒有什麼，只是這一層，我也不放心。不過，也只有聽天由命吧了，天下的事情那裏料得許多？好在他也長大了，我的責任總算盡頭了。我說，你也好去睡呢，二舅舅，不要着了涼呀！我也沒有精神熬長夜了，蘭若，扶我進去睡罷。

新甫：你也早些睡好呢。

（李合林，老太太和何蘭若同下）

馮新甫

(自語)唉，媽媽，我只有永遠辜負你的厚恩了！(說吧，凝思而嘆息，倒在沙發上。忽又跳起來，看錶，驚訝着說：呵，時間快到了呢，我該去了。戴着禮帽預備走，蘭若由內出。)

何蘭若

新甫，你到那兒去？

馮新甫

我………

何蘭若

開秘密會議去是不是？

馮新甫

(苦笑)蘭若！

何蘭若

其實，你也用不着瞞我，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呵，聽見了又有什麼用處呢？新甫，我真是誤解你了，到現在才知道。我只還記得那年在岳麓山的愛晚亭畔，那正是深秋九月紅葉濃醉的時候，

我們坐在半山的石級邊望着天上的新月，聽着楓林的嘯聲，我倆細細低談着被命運支配的過去和未來，我們都帶着微笑揭開了愛之神秘幕。從那時起，我的生命便完全給與了愛之幸福的夢想。我以為結婚以後更能督促你在學術研究上努力，我相信你的聰明才華，一定能得偉大的成就，我應該幫助你向這條理想的路上走，孰知，唉，孰知結婚竟成了我們的葬禮！

馮新甫

哦，蘭若！

何蘭若

（掩泣）愛情原就是犧牲，現在還有何說呢？好在我到你家裏來，意外的幸運使我獲得最可矜式的母性，就是你的媽媽。持躬處世，都是我最適意的模範，至少使我半生的理想有了着落了。新甫

馮新甫

，你去吧，爲了國事的飄零，民衆的痛苦，也正是青年灑他的熱血的時候，媽媽有我侍奉，大約也可以放心。你去吧，你去吧。唉，蘭若，我永遠也不能忘記愛晚亭的那晚上，是我們熱情最值得誇耀的紀念。可是，蘭若，你知道我的爸爸爲了革命殉難，我的大哥爲了革命殉難，斫了無數的先烈的頭顱，聚了無數先烈的鮮血，才凝成的中華民國，於今竟怎樣呀？咳！什麼政府，什麼議會，一切和一切，都是國民之敵！請願的民衆，犯了什麼罪，竟要下令屠殺！可憐，可憐我的三弟又蒙難了！據血報上面的記載，死的最慘的就是三弟。被槍擊了三次，剩着最後的呻吟，還被刺了十幾刀，他最後還呼喊了一聲『爸爸』才絕氣。哦！這樣

悲憤的刺激，我能夠忍視旁觀嗎？不能的，不能的。我明知這不是我應該獻身的時候——我有暮年的老母，新婚的愛妻和應該教養的姪兒。可是，我怎能忘記我爸爸的遺言？我怎能忘記我大爺臨刑時的哀歌？我怎忘記我三弟血淚裏的呼喊？我怎能忍五千年的龐大光明的民族在軍閥手裏，我們眼裏斷送！哦，蘭妹，我負你了，我負你了！

何蘭若
新甫，這不是我們從容話別的時候了。去吧，快去吧，別讓媽媽知道了呢！

春兒
（新甫轉身欲走，春兒穿着寢衣帶一小刀倉忙奔上）
叔叔，叔叔，你到那兒去呀？我要跟叔叔去。

馮新甫

呀，冷呢，你怎麼爬起來了？

春兒

我聽着叔叔說話，我便起來了。叔叔要從軍去，我也要跟着去，替我爸爸報仇。叔叔，你不是說我的爸爸被賊殺了麼？我在廚房裏帶了一把菜刀來，叔叔，你看能用不能用？

馮新甫

好孩子，叔叔將來一定替你爸爸報仇的。你只好好用功讀書，我要到朋友家裏去有事，明兒便回來。外面冷呢，快點到床上去睡罷，好孩子。

（新甫一壁摩着春兒的頭髮，一壁向蘭若無力的望了幾望，低下頭去，歎了一口氣說。）

蘭若，別了，死生契闊，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只希望你善事我的

媽媽，並加厚愛於這可憐的孤兒！

春兒
（新甫說罷，逕去不顧。蘭若痛極而悲，倒在地上。）
頓脚呵！叔叔不回來！叔叔不回來！

（幕閉）

第

一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隔第一幕約五小時。

地點：岳陽縣立模範小學一教室

背景：室中置長棹一，學生課桌零亂的擺在兩旁。長桌上也零亂擱着

許多剛寫好的壁報。沒有電燈，桌上點洋燭二三枝，田永杰與

盧瓊英很忙的在畫在寫。瓊英忽然抬頭看見天上的明月，站起

來望了一望。永杰也擲筆而起。

田永杰（舒氣）哦，也居然寫完了。

盧瓊英

奇怪，天爲什麼還不亮呢？

田永杰

（看錶）還只有三點鐘呢。

盧瓊英

呀，我們寫的真快，一千五百張壁報都寫完了，（投筆）一點也不覺得疲倦，永杰，你怎樣？要歇歇了吧？

田永杰

不，一點也不覺得要歇，我的神經已經成了一種麻木的興奮，要歇也不行喲！盧同志的漫畫真好，又快又有意義。

盧瓊英

不，那裏有你的字那般雄勁的精神呢？

田永杰

唉，老天，長夜漫漫何時旦？難道我們中國的國民永遠埋葬在黑暗的墓地嗎？

盧瓊英

我相信總有最後的光明，憑着我們奮鬥。

(馮新甫，張志先上)

馮新甫 (低聲) 纓真還沒有回家嗎？

盧瓊英 奇怪，我也在想着呢。這時已經過了三點鐘還不同來，不會發生

什麼變故吧？

田永杰 但望沒有。你們的傳單都印好了嗎？

張志先 都印好了，一共印一萬五千張。

盧瓊英 (驚訝) 聽，外面有什麼響聲？

(正說間，門忽一閃，纓真提一包裹，笑着同甲，乙，丙，諸人
進來)

田永杰 好哪，纓真回來了。

盧瓊英（高呼）怎樣，縵真？

馮新甫 低聲些！

楊縵真 一切都成功了。（提包裹擺在桌上）這是化裝的衣服和……

張志先（歡跳）革命成功萬歲！

田永杰（和着）中國萬歲！

楊縵真（向田張搖手，禁使勿聲。走到新甫邊耳語，只見新甫微笑點頭。最後高聲說）開會了吧？

馮新甫 是呢，時間不早，要開會了。諸同志請坐。

盧瓊英 讓我把壁報收起吧。（一一檢齊，擱在一邊）

（各人就坐。靜默約半分鐘，主席馮新甫徐徐地站了起來報告開

會。繼全體站起來向黨國旗行三鞠躬禮，各人依次坐下，只新甫站立，用極沈摯的聲調發言）

馮新甫

諸位同志，接長沙的報告，我們敬愛的廖孟實，馮仲甫同志及其他十三同志都在長沙遇害了，他們是爲本黨犧牲，也就是爲中華民國犧牲；現在我們站起來靜默三分鐘表示對於諸烈士的哀悼和敬意！

（都站起來，靜默着。三分鐘後，主席宣告坐下。）

馮新甫

（演說）我們自然相信革命只有流血是不二法門。不是誇張說：中國革命之成功，尚須無量數的青年的流血與犧牲，尚須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到那時也許有成功的可能。我們的生命也都向這條

血河裏去填，只不過去填的時間沒有決定吧了。却不料這些同志先了我們去填；更料不到他們死得那般慘酷呢。仲甫同志之死，身上擊了三槍，還斫了十幾刀。廖孟實同志是被慘無人道的絞刑絞死的，在被絞以前，手和足都先截斷了，絞的時候眼睛和鼻孔都流出血來。在最後的淒咽時，他還不住的嘶喊：『同志們努力呀，永遠爲這衰敗危亡的民族努力呀！』現在，雖說諸烈士的革命工作已完，但他們那淒咽悲壯的呼喊，却永遠呼應於人間。只要我們此心不死！……………

楊綏真

咳！誰能絞死我們的心？

馮新甫

絞死了這麼多的同胞，似乎還不夠軍閥們看着痛快，還不夠帝國

主義者飽眼福。政府還說長沙的劊子手，懲辦黨人不力，特由武漢調了素負殺人不眨眼的盛名的張占奎大帥，帶了一師虎狼之兵到長沙去鎮攝，並辦黨案……

盧瓊英

（苦笑）哈哈，真也好笑，他們認定血河裏只有叫我們的生命填，那裏知道自己的生命也倚在懸崖上？

馮新甫

居然有這樣湊巧，諸同志，這位張大帥明日便得駕臨我們小小的岳陽城。同行的還有媚外的外交狗官羅文定，和顧施真，來調查這次慘案外人的損失。最聰明乖巧的日本領事，爲了……——哈哈，還有什麼？——特別邀請這位張大帥，和那些狗官等來遊岳陽樓，名目又是什麼中日聯歡，其實是運動這位張大帥來大肆屠殺

的。咳，我們也給張大帥開一個血舞的歡迎會才行！

田永杰 哦，不錯，血舞的歡迎會！

楊纓真 我們只有流血，一方面可以懲一戒百，消消他們的虎威；一方面也可以給沉醉於象牙之塔裏的青年，一點有力的興奮！

張志先 讓我們的血鐘，來喚醒他們的癡夢！

盧瓊英 並且天賜與我們的好機會，岳陽樓的老闆居然給我們運動好了，給與他五百元逃走。明天的茶房便是我和新甫，新甫的炸術從來沒有失敗過的。我真是高興，不久便是我們生命最活躍的時候來到，只要岳陽樓上的古鐘一敲。

田永杰 只要那岳陽樓上的古鐘一敲，將震醒醉生夢死的青年多少？

張志先

新甫，瓊英，我們慶祝你倆的成功！

馮新甫

成敗之數，聽之于天，最好不計牠吧。我們只求盡我們的人事而已。志先，永杰，諸同志負的責任更重大呢！長沙不知道鬧得怎樣了？你們還可以搭着四點鐘早車，天還沒亮哩。這裏的一切，有我和瓊英擔當便了。你們只準備着，候纔真一到便起事。我們只要炸死此獠，沒有人統率這一萬虎狼之兵士到長沙，空虛的長沙是舉手可得的。我倆的生死實在無關緊要，只要你們得着最後的成功。你們快些去吧。

張志先

是呢，時間已經不再允許我們流連。

田永杰

走吧，王同志（指甲），李同志（指乙），駱同志（指丙）我們走吧，

再遲怕趕不上早班車了。

張志先

別了，諸同志，各自努力吧！

(張，田，及甲，乙，丙都下)

楊纒真

(慘然)新甫，我不願到長沙去，願和你們一同炸死在岳陽樓邊。

馮新甫

不行。你想長沙的事件正是千鈞一髮之際，何等重要呢。你本來

應該和永杰，志先他們一路去的。一來因為你還得和學生們話別

，二來還得帶我們的消息走，不得已要你留下半天。這裏我和瓊

英是夠了，有瓊英假意殷勤的招待他們，那怕他們不迷任，最後

讓我來動手。咳！那怕這些狗官，這些國賊，是三頭六臂，也要

他們化成灰！萬一我們有生還的希望，也得趕到長沙去，你怎能

不去呢？

盧瓊英 天快亮了啦，我們還得去預備呢！新甫，去吧。

楊縵真 (呆望着) 瓊英………

盧瓊英 (故作笑容) 什麼？

楊縵真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分別了吧？

最後一次？也許。可是，這也就是最有意思的一次。(伸出手來和縵真握) 縵真，這是我倆最初次的握手，恐怕也是最後一次的握手了。我們總算三年來共同革命的感情，從此永遠分離。將來的命運，誰也不能預卜，也正不必預卜。但望彼此的感情都向革命的路去，求爆發，求消磨，只要一息尚存，決沒有我們休息的

時候。縵真，爲了致革命的敬禮於你，我最後喊你一聲『親愛的

縵真哥』請求你爲黨珍重呢！（放下手來）

馮新市

希望我們還有生命在革命的道上再見，縵真。

楊縵真

慶祝你們的成功！（新甫瓊英提包裹下。縵真呆望了一會，決絕

而慘笑的說）呵呵，我也去吧。（倉忙下）

第二幕 第二場

時間：隔第一場約五小時，晨曦時候。

地點：與第一場同。

佈景：略同前場，惟講台椅棹，已復舊觀，很整齊的擺着。壁上掛着

鐘。黑板上釘一塊中華民國大地圖，圖上交叉着國旗，工人李

松低頭掃地，頻頻以手拭淚。

楊纓真

(在後台喊)李松！李松！(李松一手掃地，一手拭淚，未答應。)

纓真又繼續喊)李松！李松！(李松仍拭着淚不應。纓真喊聲益

高。

李松 (搖頭) 唉！去了，完了。

楊纓真 (自後台出) 李松，你原來在這兒自言自語。我喊了你幾十句，你都沒有聽着嗎？我的話你全當着耳邊風嗎？

李松 (仍俯着掃地，無語)……

楊纓真 怎樣？你又不是啞巴，怎的一句話也不講？誰得罪了你哪？呵，我知道了：原來你曉得我今天要走了，不夠資格喊你了是不是？——唔，你哭什麼？我又不曾咒罵你，你哭什麼？最遲明天你便別有稱意的新主顧了，難道這末一天你還不能容忍一下嗎？

李松 (拭淚抬頭) 楊先生，你如何說出這樣的話來，叫我怎樣受得起？

這幾年我李松在這裏，楊先生和盧小姐還要待我怎樣好？既沒有罵我一下，也沒有打我一下，我從來便沒有碰過這樣好的主人。你啦，和盧小姐又憐我認不得字，教我讀書，使我能夠看報，寫信，不會變成一個廢人，我是應該怎樣感激先生才對。畜生尚且知恩義呢，何況我李松堂堂一個人？現在盧小姐走了，楊先生又要走了，唉！（放聲而哭）……

楊纓真

不要哭呀，我過兩天便得回來呢。

李松

（嗚咽着說）楊先生不要騙我了吧。我知道楊先生要到長沙去，不會回來了。我想我李松，一生受盡人家的奚落與打罵，只有楊先生盧小姐待我好；現在楊先生盧小姐去了，我還有什麼望頭？我

想跟楊先生去，又怕楊先生不要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今早上起來又想着，越想心裏越悲痛……楊先生，你能夠許我跟着你去？我橫豎總是一死，跟楊先生去死，也算是不辜負了我的一生。

楊綬真

（鄭重的問）真的嗎？這是你的真心嗎？

李松

楊先生總該知道我是不會說誑話的，我可當天發誓，如不是真心，便遭紅炮子打！

楊綬真

（伸過手來李和松握）好，朋友，你可不辜負我在此地三年的教育了。我決計帶你去，同到革命的戰場上去！

李松

（歡跳）好，好，好！我李松這一生可不算白丟了，不算白丟了。去，去，我收拾我的被蓋去！

(李松急忙下)

楊縵真

唉，中國那裏有幾個李松？

(縵真亦下，這時鐘聲正敲八點。學生甲，乙，丙，丁，背着書包跳躍上)

學生甲

哈哈，今天又放假了。

學生乙

狗屁，無緣無故又放什麼假？

學生甲

你不看黑板上掛着國旗嗎？那一次掛了國旗不放假的？你才是狗屁呢。

學生丙

(反詰甲)開學的時候不也要掛國旗嗎？

學生甲

(反詰丙)今天是開學嗎？

學生丁 (搖手) 都不要爭，都不要爭，等一會便黑白分明了。

(春兒及其他學生戊己上)

春兒 (悵鬱着說) 你們看見我的叔叔嗎？

學生乙 咳，大清早，誰會看見你的叔叔呢。

學生甲 你叔叔那兒去了，春兒？

春兒 我的叔叔從軍去了。

學生丙 從軍去了嗎？你爲什麼不跟着去呢？

春兒 (搖頭) 叔叔不要我去，我氣悶了，今天連學我也懶得來上了呢。

學生乙 昨天盧先生教的歌，你們都唱熟了嗎？

學生甲 那個歌才好聽哪，我一會子便唱熟了。我回家唱給我的媽媽聽，

她也很愛聽呢。

春兒 你有媽媽聽你的歌兒，我的歌唱給誰聽呢？（跳）呵，我有奶奶，

我有奶奶！

學生丙 楊先生教的那篇羅蘭夫人不也很好嗎？你們可都念熟了？

學生甲 我也念熟了，春兒，你呢。

春兒 我可不會念熟哪，整天都悶得很，那裏有心思念書哪。

學生乙 真是不用功的東西！

春兒（怒視）我不用功，干你啥事？

學生乙（括着臉）羞呢，羞呢，我們都念熟了，只你一個人讀不熟，才沒

臉見人呢。

春兒 誰沒險？誰沒險？誰是你罵的，我告訴楊先生去。（嗚咽着）

學生甲 （抱憤）你欺負他小嗎？你的功課好便不該降班了。（也括着臉）好

哪，好哪，你的學問好哪；好到只曉得用外國貨，穿外國裝，做外國奴。什麼東西，賣國賊！

學生乙 （氣極）你這個畜生，狗畜，貓畜，我說他與你何干！

（握着拳頭向甲打來，二人扭在一堆。丙丁等忙着勸解。忽然後台鈴聲一響，各人都恨恨的就坐。又有男女學生七八人上。縵真從後台出來。）

楊縵真 什麼？你們又在鬧什麼？

春兒 楊先生他（指乙）罵我『不用功的東西』，誰是他罵的？

學生乙 他（指甲）罵我賣國奴！

學生甲 （反詰）你要罵我畜生呢。我罵你的還是人，你罵我也不是了。

楊纒真 （歎口氣）好了，好了，你們都不用爭了。今天是你們最後的一堂

課。過了今天，連書也沒有讀了，各人分散，也用不着鬧了。昨天晚上教育局長來說，全縣的教育經費都撥作軍費，叫本校即刻停辦，戒嚴司令部也派了兵士來說，要在我們的學校裏駐兵。今天下午軍隊便要開來，我們兩點鐘以後，便都和可愛的母校分別了，我也要走了。你們平常總不用功念書，以爲過了今天還有明天，過了明天還有後天。那是騙誰呀？現在呢，果然沒有書讀了。將來亡了國，那時痛心也遲了哪。

（學生聽了，都嚷起來！）「我們不走！」「我們不走！」「不準軍隊駐我們的學校！」

學生甲 楊先生，你不要走。你能忍心丟下我們許多可憐的學生嗎？

學生乙 （含淚）楊先生，我們從此再也不敢吵鬧了，聽憑先生罵便罵我，打便打我，無論怎樣處罰，我們都肯甘心。以後大家都用功讀書了，只望先生不要丟我們這些孩子哪！

楊慶真 這怎樣行呢？教育局戒嚴司令部都有命令，誰也不能反抗的。

學生丙 （站起來）不怕，不怕，我們就要起來反抗他們，諸位同學，凡是

贊成挽留楊先生，反抗教育局和戒嚴司令部的便舉手！（全體舉

雙手）

楊纒真 反抗要殺頭呢。

學生乙 殺頭也不怕！

（全體和着：「殺頭也不怕」！）

楊纒真 唉！好孩子們，你們不怕殺頭，難道我還怕殺不成？不過，事實

不容許我們這樣做呢。你們可知道江西和湖南馬上要發生戰事了。戰事一發動，全國都要陷入混戰狀態了。我們一點靠作糧食的田野，馬上便得變成戰場；我們幾間禁不起風吹雨打的廬舍，馬上便得陷為平地或住兵了。我們的血，我們的肉，我們的生命，一切和一切，都得給他們去宰割！去支配！他們將和毒蛇，猛獸，梅毒，一樣的剝削我們的生命！啖着我們的血肉！這些國賊，

他們不知道有國家，不知道有國民，他們只知道獻媚外國人，只知道殺自己的同胞！哼，在這樣的鐵蹄底下，我們的生命還不能活到幾時，那有什麼教育之可言呢？呵呵，我們怎也能容忍在這種奴隸式的教育界討生活呢？我現在已深深地覺得像這般軍閥統治下的中國，實在談不到教育，所以決計拋棄神聖的教育事業去從軍了，不能不離開諸同學而遠引了。諸位同學，你們快點收拾書包回家。去吧，盧先生已走，下午的課不再上了。我此刻心亂如麻，沒有別的話向你們說，只盼望諸位將來能不忘記革命，便是我莫大的希望呢。

學生丙

呵呀，盧先生也走了嗎？

楊縵真

走了，走了，盧先生叫我告訴諸位同學，不要掛念着她，她願以『用功讀書，努力革命』八個大字，作為她的臨別贈言。你們只要記着這八個字，便是記着盧先生一樣呢。

學生乙

記着，記着，我們到死也不會忘記呢。

學生甲

（站起來）同學們，橫豎我們書也沒有讀了，都跟着楊先生從軍去吧。

（贊成！）（贊成！）（全體都狂喊着，亂舉手。）

楊縵真

呵呵，你們這樣小小的年紀怎能去當兵上戰場呢？好孩子們，只管準備你自己，將來那怕沒有為國盡力的時候，現在時間快到了，大家都站起來向國旗致敬禮。

(全體起立，繆真依次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鞠躬畢，接着由繆真發令唱歌。歌聲激昂悲壯。歌聲甫罷，門外
捶門聲甚厲，雜着皮鞋聲，槍柄聲，刺刀聲，幾欲破門而入。學
生教人抵死撐住。)

楊繆真
(慘然變色)唉，完了，完了。同學們，我們最後還得呼喊幾個口
號：

革命成功萬歲！(學生和着)

中華民國萬歲！(學生和着)

我們的模範小學萬歲！(學生和着)

同學們萬歲！

楊先生萬歲！（學生喊）

（綬真隨手一揮）散去吧，散去吧。小朋友們，我國的大兵就到
了。（綬真與學生紛紛下。門忽一閃，擁進一羣窮凶極惡的丘八
來，用鎗尖橫掃，只聽着呵呀一聲！……）

（幕閉）

第
三
幕

第二幕 第一場

時間：隔第二幕約三小時。

地點：岳陽樓

背景：略仿客廳式的陳設，有一側門通內廳，門上懸『中日聯歡』四字，四壁掛字畫。綴飾微帶堂皇，爲了今天的特別宴會；但仍不失其爲古雅。廳上懸古鐘一。臨湖有窗，可眺望洞庭湖。幕開：
：馮新甫（化裝爲一青年茶房）正在搔首着急，鐘聲已敲二點。

馮新甫（焦急狀）這一班狗畜生也快到了，瓊英怎麼還不見來呢？（忽然

門軋的一響，閃進一個人來，新甫驚着喊）誰哪？

（這個人是誰，原來就是盧瓊英，但已化裝爲一年輕的女茶房。

提一包裹上。）

盧瓊英（微笑）誰哪？你看我是誰哪？

馮新甫（啞然失笑）哦，原來是你！

盧瓊英 你看我的化裝像不像，新甫？

馮新甫 真像，我也幾乎不認識了呢。

盧瓊英（低聲）你不知道外面已經戒嚴了嗎？街上的交通已經斷絕了。你

說我帶着這些東西，（指包裹）多麼危險呀！

（側耳聽，已聞外面汽車聲）

馮新甫 哦，外面已有汽車聲，張賊快到了！

（新甫急將包裹送藏內室。瓊英整整衣服，掠掠頭髮。新甫復出。此時汽車越叫越近，只聽得外面一聲狂喊：『張大帥到』。在槍佩雜亂，軍樂悠揚聲中，走進些馬弁站着各門，接着張占奎（武裝），日本領事，外交官羅願及陪客數人上。坐定。）

張占奎 芳矢先生（指日本領事）今天應該我作主人對呢。你不遠千里而到敵國，自然是我們應盡地主之誼。今天還是改作我們的主人吧。

羅文定 對哪，於情於理，也應該得我們作主人才好。

日本領事 不是這樣說。我雖是日本人，但是到中國已經十年，在湖南住

了九年。也算得半個中國人了；今天貴大師來到此地，倒是我應盡地主之誼。

顧施真

哈哈，芳矢先生這樣會說，真不愧被稱為幹練多才的外交家。可是，先生究竟是客，那有反客為主，而我們自居為客之理！

日領事

什麼主客的話，都用不着說。中國和我們大日本帝國原是兄弟之邦呢。中國人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就是中國人，哈哈，有什麼彼此之分？但是，一般中國青年孩子，就不懂得這個道理，喜歡鬧，尤其是這般學生可恨！

顧施真

芳矢先生的話才對哪，中日既是兄弟之邦，那末，日本譬如是大哥，中國譬如小弟。大哥到小弟家裏來，小弟那能不表示點孝

孝敬之理？

張占奎 乖乖，老顧，你這樣會說，也不愧爲一外交家呢。回到北京去，我一定推薦你做外交總長。

顧施真 全賴大帥的栽培。

羅文定 (嫉妒之色) 老顧，你好哪，馬上要坐外交第一把椅子了。

張占奎 老羅，你也不要吃醋哪，我的九姨太太是你做的媒，我還沒酬你的勞，同時我也保薦你做外交次長呢。

羅文定 謝謝大帥的厚恩！

張占奎 我說，老顧，老羅，你們跟着我總不怕不會升官發財的，只要好的聽我的話。

顧羅（齊聲）大師的話誰敢不聽。

張占奎 這就好哪。哈哈，老實說，中國的事情，除了我不問，誰還敢問

？我說了「一」，那個死神抬在頭上的敢說是「二」？呀！哈哈……哈

哈………

日領事（正色）你也不要太自命了吧，沒有我作主，你自己想想，那次湘

鄂之戰的結果會怎樣？你能有於今的地位嗎？哼哼，我說，你也

不要忘了日本哪！

張占奎（滿面堆下笑來，謙而又恭，作一個長揖）那自然是芳矢先生的厚

恩，我沒世不忘，時時要感恩圖報的，那有忘本之理。

盧瓊英 咳！賣國………

馮新甫（驚視着）；瓊英！——你還不快点給大師們獻茶。

盧瓊英（端茶上，活潑而帶媚）大師請茶，各位老爺，各位先生請茶。

張占奎（怪聲叫好）好哪！好哪！（注視瓊英）好一個漂亮的女子！真是

『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兒可喜罕曾見……』（叫我）靈魂兒

（怎不）去飛上半天！……』過來，過來，乖乖，你姓什麼？叫什

麼名兒？

（張用手拉瓊英，瓊英略站開，似有一股怒氣要發出來，尋又按
住自己，向張回眸一笑。）

馮新甫 大師，她姓楊！

張占奎（怒視）誰叫你說？你是什麼人？真是可恨，男女茶房混在一起，

成什麼體統？我昨天還下了命令不準男女同校，以昭先聖先賢『男女授受不親』之典，豈有茶樓酒館還用男女混雜之理。替我趕他下去！這個混賬忘八的東西！

（馬弁答應『是』，剛欲逐新甫。）

盧瓊英 大帥，他是我的哥哥，不是別人。如果大帥要逐他出去，我也沒有臉面在這兒招呼大帥了。

張占奎 哦，你們是兄妹兩個嗎？那末（向馬弁）留下他在這裏。（回頭向瓊英）你名叫什麼？住在那裏？

盧瓊英 （略沈思）我名叫素梅，大帥。

張占奎 哈哈，『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貌容，孤王一見儂心寵

』，你是韓素梅，我便做趙匡胤吧。

盧瓊英 大帥的話實在太重了。

顧施真 既然如此，我便給大帥做個媒吧，哈哈，大帥得如何謝我才行哪。

張占奎 哈哈，重謝！重謝！

日領事 (微笑的站立) 我想，『終身大事』倒可暫時放在一邊，『國家大事』這時不得不稍微談談。這是很難得的一個集會。我倒要請教了，關於這次的長沙慘案，諸位到長沙有什麼辦法呢。

羅文定 是呀，我們正想請示貴領事的高見，再從事調查呢。

日領事 嚇！什麼調查不調查，那都與我們無干。總而言之，日本領事府是

被搗毀了，日本商店是被搗毀了，日本人是被打傷了，這是千萬萬真的事實，還待調查嗎？我們大日本帝國有什麼對不起中國，要來受中國人的侮辱？若講橫蠻，只要我們提幾萬兵，馬上就可以把全中國占領。那時我們要怎樣，你們中國敢說一個不字。不過我們念着兄弟之邦，事事總以和平了結爲前提。雖然我國政府嚴重交涉的訓令急於星火，我却極力和緩，不願與諸位爲難，但不知諸位將何以教我？

張占奎

無論貴領事有什麼高見，我張占奎無有不依之理。

日領事

咳咳！恐怕貴大帥答應了，還有別人不答應吧？

張占奎

唔！誰？我張占奎的主張誰敢反對？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我劉

不知道貴領事是何用意了？

日領事

我的意思是怕貴大帥答應了，貴國的學生民衆不答應呢。

張占奎

哈哈，我說是什麼一回事，原來是爲着幾個乳臭未乾的毛學生。

真是，芳矢先生，你太小看了我了。難道那幾個毛猴我也對付他們不來嗎？

日領事

我怕不見得吧，你要壓迫他們，他們要打倒你呵！

張占奎

唉，真是『氣死老夫』！我這次不殺他個落花流水，決不回來見貴

領事。

日領事

（舉酒杯慶祝）將軍真丈夫也！（自開酒瓶，倒酒於杯）男兒重意氣，只要一言相許，死亦何惜，謹以此杯爲將軍賀！

（張占奎接杯一飲而盡）

張占奎

此外先生還有什麼要求？

日領事

以我和將軍的交誼，什麼要求當然談不上。至於這次長沙慘案，倣領事府受無妄之災，也可作為罷論。不過，倣國政府要求與中國合辦湖南鑛業之意甚堅，若不能達到目的，個人亦只有引退回國，徐圖與將軍再會，但此舉於中國殊有利益，明達如將軍者諒能知之。且倣國政府之意已決，個人即願意緩衝，亦必無效。我想此中底蘊，羅願兩先生已與將軍談到了。

張占奎

（略有難色）芳矢先生，我的意思，原無不可。但這幾天外面反對的風潮實在太大，叫我真左右做人難。肯呢，何以對人民？不肯

呢，何以對先生？我也不知怎樣做才好？

日領事

哼！我原說你答應，貴國學生們要不答應呢。

張占奎

先生，你要知道，反對此舉的不單單是學生，民衆都反對呢？

日領事

哈哈，我說將軍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什麼民意？什麼羣衆？

那裏真的有那回事？還不是幾個青年巧立名目，翻新花樣，在那裏虛張聲勢，以圖一逞，不料將軍也受他們的迷惑了。哈哈！

張占奎

（似有感觸）我說，芳矢先生，還是大家來從長計議吧。

日領事

還有什麼計議，「夜長夢多」，反致不好呢。并且，大丈夫一言既出，驕馬難追，這是貴國的古訓，將軍既言「無有不依」，豈有毀約之理？現在時間也不早了，我們應該入席了呢。茶房，席次預

備好了沒有？

馮新甫

早預備好了，先生。

日領事

那末，請到內廳入席吧。

(略事推讓之後，張，顧，羅，陪客甲，乙，丙，日領事及馬弁二人，陸續進去。盧瓊英也跟着進。)

馮新甫

(笑着)各位老總辛苦啦，大家攏來坐坐吧。

(各就坐)

馬弁甲

好哪，老哥，我們的大帥愛上了你的妹子，看你指日飛升呢。

馮新甫

那裏有這般好的福氣？哈哈！

馬弁乙

求天求地，願我們大帥天天娶姨太太，我們天天有賞錢呢。

馮新甫 喂，今天各位老總站衛太久，想也渴了。我想頹敬各位幾杯薄酒。

。（一壁說，一壁提酒并倒酒）

馬弁乙 那……真太麻煩了哪。

馬弁丙 老何（指乙）只有有酒喝，命也不要，還說什麼麻煩呢。

馮新甫 是呀，這算什麼。我和各位萍水相逢，總算難得。俗語說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們可不盡歡而散嗎？

馬弁丙 既承老兄的好意，兄弟們，大家同盡一杯吧。（同喝）

馬弁乙 看哪，我還說一句『麻煩』，你這個『要命』的便大不講客氣了。

馬弁甲 好酒哪！好酒哪！（衆馬弁和着喊）

馮新甫 再來一杯！

(衆馬弁和着喊：「好哪，再來一杯！」正擾嚷間，瓊英上)

盧瓊英 (向新甫) 哥哥，大帥叫你去拉弦子唱曲呢。

馮新甫 是。(新甫下)

馬弁丁 呵，不料到姑娘又會唱戲。

盧瓊英 呵！誰是你的姑娘呢？

馬弁丙 你啦，呵，小姐！

盧瓊英 呵！誰是你的小姐？

馬弁丙 你啦，呵，妹妹。

盧瓊英 呵！誰是你的妹妹？誰是你的妹妹？

馬弁丁 你啦，呵，媽媽！

盧瓊英 吓！誰是你的媽媽，誰要你做兒子？

馬弁丙 呵呀，連做兒子也不要啦，不錯，要我們做姘頭可是真呢！（馬

弁大笑，工役上）

工 役 各位老總，大日本帝國領事老爺賞的酒席辦好了，請各位去吃哪

。

馬弁甲 （向各馬弁擠眼）我們不去！

馬丙弁 （也擠眼）是呀！我們都不去！

盧瓊英 怎樣有酒席吃還不去吃，真是窮不醒的漢子。

馬弁乙 是呀，有酒席吃我們也不去。

盧瓊英 （笑着）我陪你們去吃好不好？

（馬弁們歡呼：『好哪！好哪！有姑娘陪，我們就是醉死也好哪！』）

盧瓊英

都是些壞東西！——去，你們先去，我過一刻就來呢。

（馬弁們跳着下。最後還聽喊着：『呵喲，有這樣漂亮的人兒作陪，醉死也情願哪……』說完下。新甫攜包裹胡琴倉惶上。二人急將一鐵球似的東西擱在胡琴的角套裏面，再將胡琴擺進裏面。略現驚慌之色。）

馮新甫

怎樣，那班強盜醉了嗎？

盧瓊英

那時，咳，幸虧我忍到現在——這賊已被我灌醉得有個樣子，新甫，這是千載難逢之機！

馮新甫 也是千鈞一髮之機！

盧瓊英

全憑你的聖手，新甫，我心頭跳得很，……（伸手與新甫握別，呆目相視，約半分鐘。忽聽得裏面馬弁噪聲：『楊姑娘快來喇，楊姑娘快來喇！』盧瓊英倉忙下，去到門口，急回頭向新甫說：聽我的敲鐘爲號！聽我的敲鐘爲號！）

（盧瓊英向馬弁所在的廳裏下，馮新甫向日本領事宴會廳裏下。這時只聽得馬弁們一陣歡呼的掌聲：『好好好！好好好！楊姑娘來哪，我們尋願醉死喇！』接着那邊的宴會廳裏絃聲又作，不知是願（？）還是羅（？），唱了一齣捉放曹，張占奎陪客等怪聲喊好。又聽得日本領事在精急聲中高聲說：『貴大帥承認簽訂中日合辦

湖南鑛業的契約，我願介紹敝國轟動全世界的交際之花菊花姑娘和你結婚。」張占奎狂喊：「簽簽簽！什麼契約我都簽！只要有菊花姑娘，我連中國都送給你哪！」接着又是一陣掌聲……鐘聲正三點，忽見盧瓊英全身抖顫着奔上，呼吸迫促，口裏說：「好了，好了，馬弁們都醉着了，我們的血鐘要響了。」正舉着木槌預備敲鐘，忽又抖着軟了下來搖頭說：「唉，我這一敲，雖然殺了幾個國賊和日本賊，却折損了一員革命的健將，也不值得吧。」既奮起而遲疑者再，只聽着裏面馬弁微微的喊：「楊姑娘那裏去了呀，我情願醉死哪！」她陡然驚覺很迅速的跳起將古鐘拚命的一敲，頽然倒在地下。接着宴會廳一聲巨響，聲震全樓。傳出微微

一響「哎呀」的聲音來。她翻聲起即逃。幾個馬弁驚慌奔上，口裏亂喊着「怎麼」「怎麼」？……）

（幕閉）

第二幕 第二場

時間：隔前場約二點鐘。

地點：馮宅大門口。

背景：朱漆的馮宅門外，橫躺着一條寬大的馬路，兩旁略植樹木。大約因為地點僻靜的緣故，行人本來很少。這時已經黃昏時分，馬路邊半個影兒也找不着呢。馮老太太因為掛念着新甫一天還沒回，心頭有些煩燥，特地叫翠珠扶着，同她的媳婦蘭若出外面觀望觀望風色，也許新甫快回來了？忽見前面一個跳動的影

兒——

老太太 噫，（指着前面的黑影）那不是新甫回來了嗎？那不是新甫回來了嗎？

何蘭若 那是樹影呢，媽媽，那是秋風吹着樹葉的飄蕩呢。新甫還沒有回來。

老太太 孩子，我真老了，老到一點也不中了哪。眼睛也看不見了，耳朵也聽不着了。真是快，少年的時光真過的快，一轉眼就沒有了。
。（鄰媽帶笑上）

鄰媽 老太太好呀？

老太太 鄰媽嗎？你也好哪？請到裏面坐坐去。

鄰媽

這裏站站好呢。好幾天沒見着老太太了。（屈指）呵還是二少爺和二嫂子做喜事的那天看見老太太的。幾天不見，二嫂子長得格外好看了哪。

何蘭若

（含羞）鄰媽說話大客氣了，我真不愛聽。

鄰媽

不愛聽嗎？哈哈，也難怪。青年人嘴裏總說不愛聽這些話，但他們的心裏却比吃糖還甜的愛聽這些話。呵！誰個不愛漂亮呢？像我這般老妖怪了，還愛天天搽點胭脂水粉，何況你們青年咯。

老太太

（笑）鄰媽年紀越老，說話倒越有風趣啦！

鄰媽

老太太你說，像我們這樣一天忙到晚，手忙，腳忙，鼻子忙，耳朵忙，什麼都忙忙忙！閒時不說幾句風趣話來開開心，不要悶死

嗎？並且像我們這般老了，不拿青年孩子們來開開玩笑，難道還好尋自己的短，嘲笑自己不成？

何蘭若

（強笑）翠珠，你聽鄰媽把我們一齊都罵着了，你還不給我去打這老妖怪嗎？

翠珠

我扶着老太太分不開身，少奶奶爲什麼不曉得打她呢？

鄰媽

不要打，不要打，讓我自己來打還便當些呢。（自掌嘴）你這個不死的老妖精！你這個不死的老烏龜！嫂子，翠珠，你們可不再恨我了？青年人總愛占上風，我們這些老東西可不在乎。

老太太

（笑着）哈哈，鄰媽你可不要笑破我的肚子了。

鄰媽

老太太，你叫我有話說不出來，也要悶破肚子呢。

老太太 那末，你快些說吧，悶破了肚子，我可担当不起呀。

鄰媽 老太太叫我說，我又沒有話說了。

(老太太，蘭若，翠珠都圓然而笑，鄰媽也笑)

老太太 鄰媽真是有趣，可是，你也太辛勤了，不是？鄰媽。

鄰媽 老太太說得好，我們命賤人賤，不辛苦那來的飯吃？

老太太 誰都是靠天吃飯呢。

鄰媽 好說，像老太太這樣福壽俱全的，那裏有幾個？二少爺已經在什麼大學畢業了，又娶了嫂子；滿少爺也快做喜事了呢。眼見春哥兒不幾年也成人了啦。只要二嫂子肚子裏一有了東西，老太太馬上又要做奶奶了呢。

老太太 那有這樣的好事呢。

鄰媽 我說老太太福氣太多了，應該分一點給我們才好。

老太太 算什麼福氣？不過年紀一老，世變也真看得不少了。

鄰媽 是呀，還記去得廣東那年，老太太萬里奔波去搬老爺的靈柩，那時廣東變亂得很，我們都替老太太忧心，誰知老太太洪福齊天，很安穩的歸來。這件事算來已經十幾年了。

老太太 鄰媽，過去的事情想起來真是傷心。你想那時我以一個寡孀，遠涉萬里重洋，舉目無親。忍受了說不盡的酸辣辛苦，不知經了多少的艱難波折，我料定是沒命回來的了。呵，也是天不絕人之路，居然死裏逃生，重返家園，要算不幸中的萬幸呢。其實，像我

這樣的命苦，死了倒乾淨，不過遺下弱子稚孫，心實不忍。好在四十年的辛苦，也居然把他倆兄弟都教養長成。現在我什麼大的希望也沒有，就是皇帝我也不希罕，只要看着他兄弟兩個成家立業，我便心慰了呢。

鄰媽

老太太真也應該享享晚年的清福了。二少爺呢？不在家嗎？

老太太

不在家。聽我的媳婦說。昨晚去開什麼跳舞會還沒有回來呢。

（春兒哭着上）

鄰媽

哦，春兒散學回來了哪。

何蘭若

春兒，你哭什麼？

老太太

孩子，寶貝，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呀？來，來，到奶奶這裏來。

哭，你哭什麼？哭什麼？

（春兒站攔老太太邊）

春兒（放聲哭）奶奶——奶奶！……

老太太 好孩子，你哭什麼呀？快點告訴奶奶：先生罵了你嗎？學友欺負了你嗎？沒有錢買餅子吃嗎？爲的什麼？快說，快說。

春兒（拭淚）奶奶，我明天沒有學上了。

老太太 寶貝，你爲什麼又不高興上學了呢？在家裏歇歇也好。不要哭呀，好孩子，聽奶奶的話。

春兒 不是，不是，奶奶。今天去上學，楊先生說，學堂裏要駐兵，教習經費全撥作軍費了。所有的學堂都要停辦。叫我們明天不要去

了。盧先生早走了，我們怎樣捨得盧先生，她待我們和母親一樣

何蘭若（驚疑）哦，盧先生走了嗎？楊先生呢？

春兒 楊先生說，他明天也要到外省去，無論當兵，作土匪都願意，誓

死不到教育界來服務了。叫我們回來用功讀書，將來不要忘記了『救國』和『革命』。（頓脚）呵，奶奶，嬈嬈，我明天沒有學上了！

我明天沒有學上了！

老太太 咳！革命？什麼革命？你的祖父革命死了，你的爸爸又爲革命死

了。你們還要去革命嗎？好孩子，乖乖聽話，你長大了切不可再

去革命哪，奶奶最愛聽這些話呢。

鄰媽 啊呀，老太太，你說什麼『革命』，我倒不懂。我們平常『算命』是

兩個銅板一次，『革命』要多少錢一次呀？

老太太 (似乎沒聽着鄰媽的話)……

何蘭若 (慘笑)鄰媽真被老胡塗，『革命』要多少錢一次，我也不曾計算過

。大約總得幾千萬的無辜頭顱，才烘托出一兩個成名，革命領袖，却製造成無數哀哀無數告的孤兒寡婦。

鄰媽 哦，那革命不是殺人放火嗎？我不要革命，我不要革命，快保着

我這條老命不要被革掉了。

(學生甲，乙，二人急忙上)

學生甲 春兒！春兒！我們快看殺人去哪！

學生乙 殺人！殺人！全城的人都去了，都去看了。

春兒 殺的是誰呀？快說，快說。

學生甲 呵呵，真是奇聞。（說時手舞足蹈）說什麼張大帥的在岳陽樓被炸，哈哈，那個臭亡八蛋的日本領事也炸死了。兇手一個是男工人，一個是女工人，女的逃掉了，可惜男的到被捉着，馬上要到東校場，去絞呢。看的人真是多，大家都想看看絞是怎樣絞法，去，春兒，我們同去看哪！

學生乙 聽說楊先生召集了一個什麼羣衆大會在演說呢。地點也在東校場，盧先生也在那兒……

學生甲 （急着躍跳）去哪！去哪！春兒，看我們的楊先生，盧先生去！

(學生甲和乙跳着去，春兒正遲疑着，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糟雜的步履鎗聲，陰霾而蕭殺的軍笛頻作，接着一陣『殺……』聲，由遠而近。這時各人都驚懼無語。翠珠扶着老太太靠在門邊掩住她的耳朵。只鄰媽合掌急念着『啊呀，我的天！觀世音菩薩保佑……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忽地軍笛又急迫的續吹，接着兵士的『殺……』聲，接着民衆的吶喊聲；這時鎗忽作，和着一陣民衆哀喊而猛烈的呼聲。只見李松滿臉的血條，奔上)。

李松

(急促聲)何，何小姐，不好了！不好了！馮先生在東校場，被，被絞死了！楊先生同盧小姐帶了幾千羣衆在和軍隊衝突了！血戰了！民衆已經被殺死好幾百了！現在民衆愈到愈多，愈戰愈烈，

愈死愈多了！去呀！去呀！快去救救這些陷在虎口裏的羣衆呀！

救救我們的岳陽呀！去呀！去呀！

何蘭若

（神色慘變）呵呵！我再也挨不住心頭的狂跳了！我再也忍不住熱血的沸燒了，李松我們去罷！我們去罷！（何蘭若拋去圍巾，同

李松狂奔下）。

春兒

（趕向前去）嬌嬌，嬌嬌，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報我爸爸叔叔的仇去！好嬌嬌！等等我啦！

（春兒下，外面鎗聲愈激，呼聲愈慘，只聽着說：『殺上去呵！殺上去呵！』）

老太太

（徐徐站起）呵呀，呵呀，幾乎把我嚇壞呢。蘭若，春兒，你們在

鬧什麼，我一些兒聽不着呢。鄰媽少陪，外面風大，我要進去了。

（摸着翠珠）蘭若你扶我進去，快一點得預備幾樣合口的菜，恐怕你的男人快回來了。春兒，我的寶貝！（作摸索狀）你在那裏？

跟奶奶進屋裏去，外面冷哪！寶貝，寶貝，你在那裏呢？

翠珠 老太太，我是翠珠呢。

鄰媽 （搖了搖頭歎一口氣）唉，可憐的老太太！！

（幕閉，全劇完）

本局已出版及印刷中書目

教育與人生	李大年譯	定價五角
漢詩研究	古曆冰著	定價四角
四庫全書答問	任啓珊著	定價八角
走向十字街頭	綠焦譯 大杰	實價六角
女性與文學	輝羣女士	實價二角半
女健者	左幹臣著	實價三角半
法蘭西新史	左舜生譯	定價五角
寒鴉集	劉大杰編著	印刷中
白日的夢	劉大杰編著	印刷中
中國文學概論	胡雲翼著	印刷中
後漢書注校補	丘復著	印刷中
男女關係之進化	法國 Charles Letourneur 郭冠傑譯	印刷中
資本主義與戰爭	徐文亮譯	印刷中
最近各國的補習教育	任白濤著	印刷中
音學	王光祈著	印刷中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出版

新婚的夢

定價大洋四角半

—— 有 著 作 權 ——

—— 翻 印 必 究 ——

著 者

胡 雲 翼

發 行 者

啓 智 書 局

印 刷 者

啓 智 印 務 公 司

代 售 者

中 國 各 大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青蓮閣對面200號

啓 智 書 局

